

在那一刻，我恍惚看見了唐山——

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。遍地的瓦礫、漫天的塵土，似是在懷念著昔日的繁華、又似在訴說著戰爭的殘酷。呵！這曾經是何等美麗的一個城市喔！只不過一場戰爭，剎那間，那曾經美好的一切，都消失了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倏然，一雙手從那堆積了百呎的磚石中伸了出來，在空中揮舞，然後又牢牢地握緊。他是想要宣洩自己無辜受害的憤怒嗎？抑或是，想要握著些什麼……

生命。

起初，天地混沌。神說，要有了光，就有了光。此後，晝夜分離，天水相隔。上帝又創造了植物，眾星與生物。然而，上帝還是覺得欠缺了什麼。創世的第六日，耶和華用塵土與自己的生氣，創造了亞當。第一個人類，焉是誕生了——

唐山的戰爭尚未結束，戰士們還在戰鬥著。儘管頭顱已經擠碎、雙腳已經砸爛、身體已經壓扁——戰士們，仍舊在戰鬥著。這次的戰爭，來得太猛烈、也太迅速了。不僅僅是年輕力盛的壯丁，手無寸鐵的婦女，甚至是無辜的嬰兒，都被殘酷地送往戰場上。儘管如此，他們還是無怨無悔地投身到戰場中，英勇地作戰。勝利，贏得的是生命；而失敗，則只能永遠墮進那無盡的深淵當中。他們，只能勝，不能敗。

生命的意義是什麼？一百個人或許有一百個不同的答案。然而，在這一刻，所有的一切，都變得如此的可笑，膚淺。在那崇高而無暇的聖戰當中，代表生命的千言萬語恍惚都化成了一句：活下去。人們忘卻了彼此的仇恨，撇棄了昔日的夢想，拋下了無謂的矜持。在與死神的戰爭中，戰士們朝著那接近不可能的勝利，邁開腳步，勇敢地殺去……

生命阿！那曾經在我眼中是如此可笑的生命。那曾經在我眼中，有如風中殘燭，不堪吹拂的生命。在這一刻，它展現了它那無窮的潛力。三天，五天，一個禮拜，半個月……如此脆弱的人類，在與死神的鬥爭中，人們展現了多麼偉大的勇氣、多麼堅毅的精神啊！我曾經以為，人的生命，是要鍍上金才能發光的。縱使不像愛因斯坦般能創下跨時代的豐功偉業，至少也要像蓋茨一樣富甲一方，生命才能燦爛生輝。但是此刻，在唐山那無數平民的身上，都散發著明亮得讓我無法直視的光輝：那最純粹，最聖潔，隸屬於生命的光輝，是如此的炫目，如此的耀眼。

那光輝，美麗得讓人傷心，親切得令人腸斷，堅硬得令人發抖，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……

良知。

幸福的亞當與夏娃生活在伊甸園裏。某天，夏娃與到了蛇，蛇慫恿夏娃吞下智慧樹的果子。雖然上帝吩咐過夏娃不能這樣做，但夏娃還是吞下了智慧樹的果子，並把它也帶給了亞當。自此，他們學懂了善惡——

天空如同被小孩子塗鴉過後，染滿了濃稠而漆黑的顏料，黑壓壓的一片，籠罩了整個大地。然而，天空再黑也好，也掩蓋不住那赤裸裸，比墨水還要黑，黑得深不見底的人心……

七萬件衣服、十五萬布匹、兩萬元的現金，加起來，是二十四萬百姓哭泣的心靈。人們瘋狂了，壓抑的情緒伴隨著大地的怒吼，如黃河缺堤般湧出了。罐頭，手錶，甚至香菸名酒，人們都開始毫不留情地搶奪。他們那已經瘋狂的眼中，只剩下了金錢，那怕身邊躺著曾經患難與共，如今卻奄奄一息的摯友，他們也視若無睹。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，在災難下肆無忌憚地露出了其猙獰的面目，蠶食著別人的生命為自己獲利。

不過，整個世界的黑暗，也遮擋不住一支蠟燭的微光。無邊的黑暗，終究只能淪為光芒的襯托，映出它的輝煌燦爛，使其能傳遞往更遙遠的彼方。醫生們不眠不休地為病人治療，哪怕只救得一點生命，甚至只能延長傷者頃刻呼吸；救災部隊憑著雙手，縱使鮮血淋漓也歇盡全力地扒碎石、掀樓版、洩鋼筋；年輕的軍人為了抗疫，不惜犧牲般地把同胞的屍體一個一個地埋藏起來……最重要的是，從全國各地送來，那充滿了溫暖與愛心的救援物資——

一個嬰兒，生來不懂善惡。然而，隨著年紀的長大，良知，卻在不知不覺中滲進了每一個人內心的最深處。一方面，良知使得人們痛苦掙扎，受盡心靈的煎熬；另一方面，良知教導了人類善惡，懂得了對錯，分辨了是非。良知將罪犯與災民繫在了一起、把盲人與常人栓成了一捆，；良知使人懂得了為別人著想，主動去承擔別人的不幸、使得人類團結了起來，互相牽起了對方的手。千百年來，良知引領了人類踏遍了平原，跨越了山峰，橫渡了大海；沒有了良知的人類，絕對沒有辦法再一次又一次的災厄過後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立起來，驕傲地挺起胸膛，面向天地。

我看到了強悍之中的另一層力量，它更深邃，更博大，更崇高……

懺悔。

耶和華知道了亞當與夏娃偷喫了果子。祂咒詛了萬惡的蛇，使其必用肚子行走，終身喫土；祂又增加了女人懷胎的痛楚；叫男人終身勞苦，纔能從地裡得喫的。最終，耶和華把他們逐出了伊甸園——

一雙雙逼視著的灼人的眼睛；一具具表情各異的死難者的屍體；那些孩子……都在他們心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。

海城地震的成功預報，是一個多麼輝煌的成就啊！它使得地震局的工作者登上了頂峰，成為了英雄；但是，僅僅一年的時間，他們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明明他們離成功只剩一步了，卻功敗垂成；面臨逐步逼近的惡魔，儘管有所察覺，還是無法掌握先機，最終慘遭正面擊中。他，因為心靈的痛苦，每天要服用三片「安定」才能成眠；他，同樣身為唐山的蒙難者，卻被人們遺棄、唾罵；他，甚至為了地震工作，客死他鄉。地震中，他們是最直接的罪人，卻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。原本不屬於他們的責任，卻也成為了他們所負擔的，承受的，一生壓在背上，永遠無法卸下的包袱。這一切一切，到底是誰的錯？

大地在撼動着，國家的政局，也在動盪着。剛過不久的大躍進，使得中國元氣大傷，在如此的情況下，唐山的建築又能有多堅固？再加上京師重地，一但誤報，後果將是舉國經濟百份之幾的生產陷入停頓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誰敢冒險？災後的救援工作，又是政治在畫卷上掃上了厚厚的一筆。「強大的中國人不需要外族的資援也能自力更生」，那是多麼的讓人激動鼓舞啊！被列強欺負的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，面對自然災害的侵略，我們中國人不需要用到他人的物資也站起來了！但是，那背後隱藏的代價，是幾千，幾萬條，隨着時間而慢慢流逝的生命。強大的中國人，多麼的可笑！多麼的無知！

唐山的悲劇不應由少數人去承擔。這場天災已經不是純粹的天災，是天災與人禍的結合。罪惡，應當由整個中國去共同承擔。懺悔：讓我們為悲劇中所有的受害者致歉，讓我們為悲劇中所有的死難者哀悼。

人的哭聲！那哭聲不僅僅是屬於「政治的」了。

瓦礫中的手漸漸鬆開，垂下。

我們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；幸福與不幸，溫飽與飢寒，災民的一切，似乎是如此的遙遠。或許，從唐山大地震中真正握住什麼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我們。唐山的受害者們，以他們的鮮血，性命，給予了我們無數的啟發，思考。這恍惚是人類精神的傳承、又似是文明的延續、歷史的不朽……

註：

數日前湊巧閱讀了一篇新聞，正是有關於昔日唐山的受害者，自願組發了一個救災小隊，去幫助南方的人民對抗雪災。

「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時，全國人民都在支援我們，現在南方遭了雪災，我們也應該去支援他們。」唐山市玉田縣東八里鋪村村民宋志永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

的。

沒有昔日的唐山的地震，就沒有今日雪災的救援隊；沒有今日的雪災，就沒有日後哪個天災的救援隊……

人類，就這樣生生不息地循環着。